

血緣、土地、傳統

之華著

精益叢書

(5)

血

緣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地
藏

書
章

、
傳
統

之
華著

血緣、土地、傳統

精益叢書(5)

著者：之
發行者：周
出版者：宋
總經銷：精
印刷者：三
門市部：
定 價：
初 版：

華
謀
社
局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 116-3 號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 116-3 號
電話：391-9241
郵摺：106170
源 國 書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門市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3 號地下樓 開放書城
新台幣 60 元
中華民國 66 年 9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863 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BLOOD. LAND. TRADITION

by

Chi-hua (Y. C. Hsiao)

Copyright 1977.

by Chiuching Publishing Co. Ltd.

116-3, Nan-chang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與梁實秋教授合影 (1976年春)

曾麗華攝

PD 56/4

「血緣、土地、傳統」序

夏鐵肩

近十幾年中，文藝界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藝理論等各方面的表現，說得上很有番氣象。加上印刷和出版業越來越發達，幾乎每天都有新作品問世。作家們的現有紀錄，多的已在兩三百萬字以上，少的也有個幾萬字到幾十萬字。這股大家勇於創作、勇於出書的洪流，匯為長江大河，挾泥沙以俱下，固然難免不有一些「不列等」的，或者類似「迷幻藥」的作品滲雜其間，可也是一時間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儘管稗子多過稻子，但這種勃茂的景觀，總還是值得我們興奮。

可惜有個大缺口，老不見填補起來。那就是「文學批評」這一環，始終若隱若現，看不是鮮明的旗幟。有人說，目前臺灣等於沒有文學批評，祇能說有「文學評介」。這話大致不差。所謂評介，沒有一篇不是好話說盡，竭力吹噓。假定有人彙集所有評介文字出一本書，題名「米湯大全」，想必十分允當。

·序「統傳、地上、緣丘」·

奇怪的是，絕少有人本諸學術良心，對某一作品就其思想觀念上、題材技巧上提出嚴正的批

評。即或偶然也有見到過一點，頂多不過幾句零星不成系統的「微詞」。而被批評的人，也沒有幾個人真正有「服善」的雅量。

由於多數批評家的鄉愿，刺激大膽出書的人越來越多，讀者們目迷五色，常有買一回書，上一回當之感。這輩人不懂得致力寫作，也非講究「優生學」不可，因而每每產生出舉世側目的「怪物」來。如多年前有位「愛德樂佛」出版一本「世界永遠沒戰爭」，內容胡說八道，不知所云，鬧了一連串大笑話。近年又有個胡蘭成，連出「山河歲月」、「今生今世」兩書，內容荒謬絕倫，簡直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居然也有不少文壇名流替他鼓吹推介，真是咄咄怪事。

倒是前年我曾看到青年作家蕭玉井寫過一篇「由『山河歲月』看姦邪」的文章，直斥胡書全部都是姦邪嬖倖之言，並列出書中思想觀念的謬誤，取材述事的歪曲，以及對國家、對政府、對同胞的種種輕佻和惡意醜化、惡意誣譏的地方，逐一痛加撻伐，使姦邪無所逃形。當時我恰好剛翻閱過胡某原著，正是滿心不舒服的時候，讀完這篇書評，才算心胸為之一暢。

以後，我又在其他報刊連續看過他幾篇書評。感覺他筆鋒相當犀利，率直而敢於面對問題。覺得青年人究竟比中老年人有勇氣得多，為了要辨別是非黑白，開罪人也就顧不得了。這決不是慣常做鄉愿的書評家所可以做得到的。

最近，玉井決心把過去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章，編成一集出版，書名定為「血緣、土地、傳

統」。書名原爲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其涵蓋面甚廣，移作書名，非常恰當。他將三校稿拿來請我寫序，我很忙，可是我還是答應了他。因爲我覺得，今日文壇很需要他這樣不鄉愿的書評家。

這本書共分三輯，計收入二十五篇文章，凡十五萬字。其中並非每篇都是書評，有好多篇雖也談到作品，重點還是談人。如第一輯八篇文章，就是談林語堂、梁實秋、蕭瑜等人的作品和軼事，其中也有並不怎麼知名的人物，但牽涉面很廣，小故事很多，趣味性也較濃。第二輯和第三輯，有書評也有文學理論，似乎是按時間先後分輯的。這兩輯中有好幾篇都是指名叫陣的批評文字。如「少年與劍」、「評『莎啞娜啦、再見』」、「由『山河歲月』看姦邪」、「骯髒的『今生今世』」、「無花的『看花集』」、「『伊底帕斯』情結試析」等篇都是。

玉井在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主體人物和相關人物，不少是我所熟識的。所提到的作品或相關軼事，也有不少是我所熟知的。讀來親切有味。容或他的部份見解與對某些作品所作的價值判斷，與我個人不盡相同。但是一項做個堂堂中國讀書人的基本立場，他是實實在在守住了的；一項堅決維護民族主義和人文主義文學主流的認識，他是堅定不拔的。他在這些篇章中的表現，固多剛猛正直的一面，也有許多表現溫柔敦厚，情感豐富的一面。文章的邏輯可能稍嫌雜亂，但大體說，並沒有離開談作品與作家的大圈圈。只是有些值得一談，有些不值得一談而已。實際上這本書是屬於有益的、有趣的和可讀的。同時對今日混亂的文壇多少必然要掀起一股澈濁揚清的作用。

玉井是一位勇敢的文藝爵士，他原本就是學文學的，近若干年來，他的涉獵面已相當廣，希望以後能够專一些，更注意加強自己學養的深度。憑他強烈的道德觀，一往無前的正義感，很可能以立志做一位「守正不阿」的書評家，對隨時出現在文壇上那些魑魅魍魎，予以無情的痛擊。

是爲序。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血緣、土地、傳統 目錄

序
第一輯

舟子歸家

一盞清水

肝膽崑崙

禮讚謳歌

吟風嘯雨一株松

香江水墨故國情

「真源女士回憶錄」讀後

拾遺非詩話

「楓林小橋」的誕生

六三	五	四	七	三	二	五	九	三	一	一
----	---	---	---	---	---	---	---	---	---	---

第二輯

胸清似鏡，雲雨青峰

此情可待成追憶

(附) 致梁實秋教授函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少年與劍

七一

七三

八五

九七

一〇一

一二七

松廬春雨草青青

「力行哲學」之詮釋者——賀麟

評「莎朗娜啦、再見」

由「山河歲月」看森邪

骯髒的「今生今世」

無花的「看花集」

第三輯

二三三

二一五

二〇三

一八九

一六七

一七七

一四九

七一

七一

七一

血緣、土地、傳統

「伊底帕斯情結」試析

文學、道德、新批評

緣渡青燈

「客家山歌」泛論

吾土嶺東

後記

二三五	二七五	二九一	三〇七	三三一	三四三
-----	-----	-----	-----	-----	-----

第

一

輯

舟子歸家

——悼念林語堂先生

那年某夜，我送小曾回陽明山，途經仰德大道時，小曾指着路旁不遠的一座花園洋房說：

「那便是林語堂先生的別墅，我見過他從那屋子裏走出來過。」

其時夜已深，別墅燈光暗淡，我猜想林先生或已入睡，但不知他夢中可會聽到二個文學青年在喁喁談論他？

自此，每當我經過這別墅時，由不得都會想起林先生，以及會見他的種種。

六十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重慶南路的一家書店中。

我踏進書店一眼便瞧見了林先生。

我沒想到會這樣偶然遇見他，驚訝之餘，不禁打量起他來。

他咬着煙斗戴着眼鏡，稀疏而色黑的頭髮梳得光可鑑人。他身穿一件黑灰色的長袍，足登黑色皮鞋、衣履光潔，神態瀟然自若。

他站在書架前翻閱着書，不時噴出一小口一小口白煙。他臉色紅潤，神情悠然，一如他閒適人生之境界。

對着這位「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當代智慧人物，我想起了「玉蘊山輝」這句成語。

片刻，他抬起頭轉過身，看見了注視着他的我。

「林先生，您好！」

二人目光相觸，我向他致候。

「你認得我？」

他笑着問我，一邊合起書順手取下嘴上的煙斗。

「做為中國人，如果不認識林先生，該是一種遺憾。」

我回答他。

「唔——唔——」

林先生聽了笑了起來，一邊「啪啪」地抽起他的煙斗。

其實這並不是我第一次的會見林語堂先生。我第一次的會見林先生，是在一次盛大的酒會上。

五十五年夏天，林先生首次自美返國，全國各界特在自由之家舉行盛大的酒會熱烈歡迎他。我久慕其名，約了阿偉，混進了酒會，見到了這位譽滿中外的文學家。

大廳裡燈光燦爛，人潮洶湧，林先生與夫人被人羣包圍着，木然地和每一個人握手寒暄。席間，他應邀致詞，措詞語氣皆平實平淡，完全是一個恂恂儒者，不若我想像中的咳唾成珠與語驚四座。

酒會來賓包括了各政要名流，極一時之盛，我看見了做為文學家的光榮和驕傲。

※

民國二十一年，林先生創辦「論語」半月刊。在他所訂的十條「論語社同人戒條」之中，有三條一直是我個人奉為寫作的座右銘的，這三條是——

一、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但我們所愛護的、要儘量批評。我以為這便是直友、諍友之風，與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二、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我以為這便是讀書人應具格調與應存風骨之意。

三、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我以為這便是讀書人應存的一分自負與天真，以及對文章匡時之使命感之執着。

中國人之缺乏公共精神爲林先生深所痛惜者，是故林先生對熱血俠義之人由衷讚佩，一如司馬遷對血性人物之贊厲然。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爲豪傑，可是這些人無殊即爲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我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大豐富，勇於參加困難糾紛，我們將確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爲父母的致命傷。」（「吾國與吾民」頁一四四——一四五）。

所謂中國人正常的典型一般說來便是那些「休管他人瓦上霜」，深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者。惟天生血性男兒肯見義勇爲肯捨身取義，硬不守「明哲保身」之道。這些豪傑們雖受世人之歎